

烟台故事

金莲堂
与周伯通

于建章

根据金庸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，在20世纪80年代播放时曾万人空巷。里面有一名外号“老顽童”的人物叫周伯通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笔者查阅1936年版《牟平县志》发现，里面竟然有关于王重阳、全真七子与周伯通的故事，且时代、人物、事件均很吻合。由此可以断定，“老顽童”周伯通不是虚构的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牟平人，曾为全真教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过贡献。

金大定七年(1167)，王重阳自陕西来宁海州(牟平)传教，他收了马钰为弟子。两年后，他又结识了牟平一个上层人士周伯通。周伯通是当地有名的士绅而且资产雄厚，对道教也十分虔诚。为了支持王重阳传教，周伯通无偿拿出自己的一处住宅，作为王重阳讲道阐玄的会所。“金大定己丑，郡人周伯通舍宅为金莲堂，延王重阳及马丹阳(马钰)居焉。”

关于这处住宅，清同治版《宁海州志》记载：“金元时有地涌金莲之异征”，王重阳住进来以后，就命名为“金莲堂”，并挥笔题写了匾额，把信教的善男信女组织成“金莲会”，使信众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。

据1936年版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，金莲堂位于州治东，即今牟平区政府大院的东面。过去这条南北小巷一直叫“金莲堂巷”，新中国成立后，金莲堂先后被作为粮店、民宅使用，堂内的老井也一直保留着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因拆迁盖楼，遗址不复存在。

金莲堂是王重阳在牟平创教时的一处重要活动场所，如果说昆嵛山烟霞洞是全真教的发祥地，那么金莲堂就是全真教的摇篮。全真教正是从这里开始蹒跚学步，后来才阔步走向了昆嵛山。金莲堂的提供者就是“老顽童”周伯通，他虽然没有入教，但是为创教，他无偿捐献了自己的住所，是全真教创建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有些章节是以金元时期的昆嵛山为大背景创作的，书里面提到的王重阳、全真七子、昆嵛山上的烟霞洞、“老顽童”周伯通等都是真实存在的，且在地方史志中有详细的记载。昆嵛山上的烟霞洞，如今是烟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也是昆嵛山一个重要景点，里面有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的雕像。可见，金庸或许并没有真正到过牟平，但是通过耕读史书，他对850多年前的牟平人物和昆嵛山的情况还是了如指掌的，这让他的武侠小说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注：本文参考《烟台区域文化通览·牟平卷》(人民出版社出版)、1936年出版的《牟平县志》、清同治版《宁海州志》等。

往事如昨

那些看黑白电视的日子

刘世俊

1982年秋收过后，我家添置了村里第一台14寸、交直流两用黑白电视机，立即在村里引起了轰动。它不仅是一台电视机，更是全村人共同的宝贝，承载着无数欢声笑语和温暖回忆。

每天晚上，俺家还没吃饭，门外已经黑压压聚满了人。有队门缝往里瞧的，有大声喊让快点吃饭的……门口叽叽喳喳像开大会一样，很是热闹。

当时，我们村是全公社(后改为乡)三十个自然村中唯一没通电的村，爸爸专门买了个电瓶给电视机供电。每晚，这台黑白电视机被小心翼翼地放在院里的木桌上，仿佛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。孩子们更是兴奋得不得了，围着电视机转来转去，好奇地摸着它的外壳，想象着它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奇妙世界。

电视机对于我们全村的人来说，是新奇而又神秘的存在。每晚，村里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我家的小院里，大人们搬着小板凳，孩子们干脆席地而坐，大家满满当地挤在院子里，等待着电视机的开启。那时候，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虽然不多，但每一部都让我们如痴如醉。

电视机像一个窗口，让农村的人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新闻、电视剧、电影、教育节目……每个节目都让村民们大开眼界，他们开始了解国家的发展变化，也开始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播放电视剧《霍元甲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每当主题曲响起，整个屋子都会沸腾起来。大人们讨论着剧情，孩子们模仿着剧中的招式，电视机前的每一个夜晚，都那么热闹、温馨。

那时看电视，需要移动着看。屋里得有人盯着电视画面，屋外得有人移动着信号杆找信号。特别是过年，一屋子人等着看春节联欢晚会，我爸在外面找信号，常常冻得瑟瑟发抖。

“好了吗？”我爸问。

“好了……又不行了。刚刚清晰了一下，又有雪花啦。”

“这样呢？好不好？”爸爸再换一个地方，又问。

“行，行，绑上吧。”我看电视画面清楚了，再次出去传话。

爸爸把那根信号杆和晾衣服的架子绑在一起，系一个活扣，以免一会儿还得再换地方。因为我家住在一个山坳里，信号特别微弱，遇到刮风下雨或下雪的天儿，电视屏幕满是雪花。所以，能清清楚楚看电视的日子，大家都格外珍惜。

电瓶电力不足时，小屏幕就会变成宽银幕。多数时候，屏幕上的雪花凌乱着，人脸也阵阵扭曲；遇到战争片，枪炮声响起，电视机好像也受到了威胁，“嗡”的一声，只剩下雪花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
俺娘惊讶道：“声真大，电视断电

了。”一旁的俺爹一脸嘲讽地看向俺娘说：“净瞎说，信号不好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我摩擦着电瓶的连接处，好像真的能再看一会儿。不过，我也和俺娘一样被这个现象迷惑着，至今未解。

看电视热闹而有趣，充电却麻烦又困难。这台黑白电视机的一侧有个插孔，外连一个小电瓶，充满电能看五六个钟头。白天，我和邻居小哥到解家沟河上庄榆科顶村充电，一待就是小半天，这次去一个亲戚家，下次去另一个亲戚家，换着地方充电。

1983年的春晚没有现场直播和转播，为了能看到节目，爸爸把电视机放到西邻的空房里，村里人一下子就挤满了屋子，有的大人扯着几个孩子，孩子们搬着小凳子，有的大人掂来大板凳，有的大人忙着往外抬小方桌，有的帮忙抬电视……总之，为了一场电视盛宴，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。

那个年代，家家都很穷，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单纯，很真诚。大家互帮互助，没有那么多计较。大家自觉地以电视机为中心，围成一个半圆，按照凳子的高矮前后排列。尽管电视上的人像被雪花影响得像打了马赛克，还时不时“滋滋滋”地发出杂音，但都不影响人们的兴致，大家津津有味、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。

难忘今宵，难忘当年村里人挤在一起看黑白电视的除夕夜。一幕幕，带着记忆的清香，模糊在了眼前。

俺家那一亩六分地

孙龙义

20世纪80年代，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原先属于大集体的土地，全部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。当时，我家共分得五亩五分地，其中有一亩六分地在东南山的半山腰上。虽然处在半山腰上，但它土层深厚，土质肥沃，加上地旁就有灌溉渠道，确实是旱涝保收的好地块。

大集体时期，生产队在这块地里种了棉花。当时，胶东地区种植棉花是新鲜事儿，既缺乏种植技术，又缺乏管理经验，想要棉花丰收，可不是一件容易事。但在管理人员邹进良的认真管理下，这一亩六分地里的棉花，从出苗到生长，直至拔高、开花，尽逐人意。到了秋天，满地棉花盛开的季节，公社党委召集全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，齐聚到我们村召开现场会，参观这一亩六分地的棉花，并邀请邹进良介绍棉花的种植和管理经验。当时，我是公社的通讯报道员，顺手把这件事写成通讯稿。当天晚上，这篇通讯稿便被县广播站进行了广播，引起不小的轰动。

分地的时候，全生产队家家户户都渴望能分得这块土地。谁知大喜事竟然不声不响地降临到了我家，这一亩六分地正好分到我家名下。当

时，我们全家人心里那个高兴啊，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。记得当时生产队有好几户社员，亲自登门与我商量，想用他们家分得的肥沃泊地，换取我家那一亩六分地，都被我婉言拒绝了。这样的风水宝地，我哪舍得换给别人呢？

土地分到手了，种植什么作物好呢？针对当时市场经济兴起和发展的形势，又考虑到这一亩六分地的优越条件，我思来想去，毅然决定在这块地里种植西瓜。我把我的想法告知老伴后，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。于是，开春以后，我们便在这块地里种上了西瓜。

说来真是天遂人意。虽然我们缺乏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，但由于我们虚心向以前的种瓜师傅请教，不辞劳苦地加强田间管理，更是由于那一亩六分地的土质特别适宜西瓜生长，我们第一年种植西瓜，便获得了特大丰收。西瓜成熟季节，我们站在地北头向南看，丰收美景尽收眼底。那满地滚圆的大西瓜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谁看了都会情不自禁地挑起大拇指。村里不少人来参观我们的西瓜地，都会赞不绝口。

到了收获季节，正值炎热的三伏

天，西瓜自然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。我家的西瓜又大又甜，成为商贩们的最爱，根本不用拉到市集上去卖，那些小商贩们每天都会把车开到我家地头，抢购我家地里的大西瓜。

说到这里，还有些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当时，我家地里最大的那个西瓜，成熟后过了下秤，重量竟然高达18公斤！恰逢我们镇上举办瓜果展销会，我们家这个大西瓜理所当然地荣获瓜果类第一名的荣誉称号，为我们争得了极大的荣光。

西瓜卖完之后，我把账本打开，仔细算了算收入，竟高达三千多元。在那个年代，三千多元可真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啊！接下来，我们又在这亩六分地里种上了大白菜。秋后，大白菜卖出去，又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。此后，连续8年，年年如此。在这块地里，我们上半年种植西瓜，下半年种大白菜，仅凭这一亩六分地，在我们村，我们家最早成了万元户。这一亩六分地，真是我们家的聚宝盆啊！

眼下，已近耄耋之年的我，虽然住在城市，但每逢回到老家，总会信步踏进这一亩六分地里，望着故乡这片土地，总感觉那么亲切，那么可爱！